

日 本 女 作 家 都 市 小 说 系 列

北川悦吏子 著

郑民钦 译

悠长的假期

（当今最走红日剧的改编小说——新郎的同住朋友和被抛弃的新娘，钢琴研究生考试落榜者和失业模特儿，不同寻常的同室而居，引出不同寻常的恋爱故事。）



上海译文出版社



悠长的假期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悠长的假期 / (日)北川悦吏子著;郑民钦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6

(日本女作家都市小说系列)

ISBN 7-5327-2805-6

I. 悠... II. ①北...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2653 号

北川悦吏子
ロングバケーション

©1996 by ERIKO KITAGAWA

First Published in 1996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图字:09-2001-007 号

悠长的假期

〔日本〕北川悦吏子 著

郑民钦 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插页 2 字数 216,000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8,000 册

ISBN7-5327-2805-6/I·1622

定价:16.00 元

《悠长的假期》

北川悦吏子（1961——）。日本剧作家。生于岐阜县。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毕业。最初担任电视连续剧企画，1989年开始创作剧本，重要作品有《跟我说爱我》、《悠长的假期》、《加时赛》、《最后之恋》等，是当今日本最有人气的电视连续剧作家之一。也擅长将剧本改编为小说。

新娘在婚礼前一刻突遭抛弃，走投无路的她只好住进新郎朋友的房子。同室而居的失业模特儿和研究生考试落第的钢琴手，还有他俩身边的各色青年男女，共同上演了一部青春、恋爱、烦恼、欢悦的经典剧。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连续剧，本书正好是你的观剧指南；如果你早已是日剧的忠实观众，这部改编小说也会给你带去许多回味。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shph.com.cn

责任编辑: 沈维藩
封面设计: 陈伟中



一九九六年春天。

一个头戴白绢饰带、身着纯白婚礼服装的新娘子在街上奔跑，从她掀动的和服衣襟底下露出了细小的双腿。

新娘子不顾一切地疾步奔跑，引得路上的行人惊讶地驻足观看。

遇到红色信号灯，她停下来，气喘吁吁地看手表。

——啊……根本就没戴手表。

信号灯一变成绿色，她又急速飞跑出去。

1

她朝流入东京湾的运河边上一座略显老旧的楼房奔去。新娘子提起沉重的和服衣襟，顺着楼梯一直跑到最高层。她上气不接下气，一只手扶着滑落下来的高耸的文金高岛田发型^①，另一只手使劲摁着门铃。

他正躺在床上酣睡，似乎听到什么响动，但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去。

身穿白色婚礼服的女人在门外疯了似的摁着门铃。

这时，他才醒过来，伸手想止住闹钟。

原来不是闹钟，而是门铃的声音。是谁啊？这么没完没了！

他只好从被窝里爬出来，睡眼惺忪地打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身穿白色婚礼服、化妆开始剥落的女人。

他不由自主地关上门,接着又响起急促的门铃声。

他只好重新开门,门外的女人一边喘息一边恭恭敬敬地问候:“……早上好。”

“早上好。”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也客气地点了点头。

“请问……朝仓在吗?”

“……什么?”

“住在这里的朝仓耕平啊!”

“呵……对不起……请问您是谁?”

女人一下子把他推开,走进屋里,啪地一声打开寝室的门。

寝室里空荡荡的,房子的其他地方也没有朝仓的影子。

“……朝仓收拾行李已经出去了。”

女人回头看着他,突然诉说起来:“你说他出去了。他上哪儿去了?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十点开始,八点就应该来,可现在都快九点半了,还没来。他要不来,难道我一个人举行婚礼吗?开什么玩笑?!我想,他这个人爱睡懒觉……他还说过早晨起不来,最好把婚礼放到下午。所以心想他也许还在睡觉,也许……也许还在睡觉……”

2

她一边尽量抑制焦急的情绪,仿佛在自言自语,一边走进寝室,把床上的被子一手掀开:“还是没有……”

“……”朝仓和我说过要结婚吗?

“亲戚都到齐了,乡下的父母亲也都来了。十点开始,现在只剩下……”

“只剩下三十分钟。”他看着房间里的钟,不紧不慢地说。

“你怎么这么冷淡?”

“……对不起。”

① 日本新娘梳的发型,发髻的根部系扎在头顶。

“朝仓到底到哪儿去了？”

“……这我可不知道。我们互相不过问对方的事情。”

“这可怎么办？十点就要开始啊，现在都九点半了，只剩下三十分钟。”

“刚才你已经说过了。”

“是的……你是谁？”

“我和朝仓住在一起，名叫濑名……不过，现在既然朝仓已经走了，我和他就不是同屋人了。”

他被她锐利的目光盯得难受，便说道：“别这么盯着我。这事和我无关。”

“那我该怎么办？”

他见她急得要哭出来，便说：“噢，看看有什么线索没有？”

他开始在屋子里寻找，抬头一看架子，发现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南收”两个字。心想“南”也许就是这个人。濑名对着束手无策的女人的后背轻轻叫一声：“……南……”

女人惊愕地回头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濑名把信封递给她。南忐忑不安地打开信封，从里面抽出信 3
纸，但没有勇气看信。她心头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不敢看信，便对濑名说：“我说呀……”

“哦，里面有东西吧？”

“噢，你给我看一下，好吗？”

“……啊！”他正要伸手接信封，南却急忙把手缩回去。

“……还是我自己看吧。不……还是你给我念吧。我想可能会给视觉造成很大的刺激……”

“视觉……？”

“我是说用眼睛看。”

“啊……耳朵也有听错的时候。”濑名接过信封，展开信纸。

“你等一等。”南深吸一口气，调节好情绪，然后大声催促道：“OK。”

“那个……”

“什么？一开头就是‘那个’吗？”

“不是。只是我觉得你对我的态度一直很傲慢。”

“哦……？”南没想到对方会这么说，不由得有点气馁。

“算了，我也不计较。你大概也是心急火燎的。好吧，我就开始念……亲爱的南。”

南一边深呼吸一边等着他往下念。

“对不起，南。”

南忍不住回头说：“一开头就来这个，真可怕。”

“可怕的还在后头哩。你做好思想准备。”

“……好吧。”南只好又调整自己的情绪。

“我已经坠入另一个女人的情网。她没有我就活不了，而你
没有我也可以活一百万年。”

南听到这里，几乎要哭出来。

4

“所以，我决定不辞而别地离开你。和你的结婚就这样一笔勾销吧。对不起。”

“别念了！”南实在无法忍受，叫了起来。

“已经完了。”

“已经完了吗？！”

“就这些。”

“就这些吗？！”南一把抓过信纸，看了一遍，自言自语地说，“我又不是乌龟。”

“什么？”

“一百万年……人活得了那么长吗……”

南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一边轻轻摇晃着膝盖一边看着座钟。

“……还有二十分钟……对不起，有烟吗？”

“噢。”濂名取出香烟递给她。穿着一身结婚礼服的新娘子翘着二郎腿抽烟……这副模样连自己都觉得不成体统。现在该怎么办？

“啊……”濂名站起来，把烟灰缸伸到她面前，说：“烟灰要掉下来了。”

南的脸色一瞬间沉下来，但她还是顺从地把烟灰磕在烟灰缸里。

“我……刚起来。”濂名说。

“对不起。”

“我去刷牙，行吗？”

“当然可以……哦，对不起，再给我一支。”

濂名把香烟放到茶几上。南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由得大吃一惊。刚才一心只顾自己的事情，没有好好看他的脸。没想到他比自己年轻很多，而且五官端正，相当英俊。

“你……好年轻啊。”

“……啊。”

“多大了？”

“二十四。”

比自己小六岁。

濂名进盥洗室洗脸的时候，听见有人敲盥洗室的门。敲门人说：“对不起，我是南……”濂名自言自语地说：“不是你，还是谁呀？家里没有别的人……”

“喂……”

“噢，是要上厕所吧？我马上出来。”

“不，不是……我有一个主意。”

“什么主意？”濂名似乎有一种不愉快的预感。

“现在年龄相差很大的两口子已经司空见惯。比如说，贵乃花^①和那个女播音员，是叫什么田中……美佐子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他的感觉越发不妙。

“还有十分钟，我就要举行婚礼。”

“……”

“我想，有这十分钟时间，足够你淋浴刮胡子。然后……”

“然后……怎么样？”濂名开门问她。

“然后和我结婚。”

“……你算了吧！坦白地说，我觉得你由于过于精神紧张，现在有点理智不正常。我怎么可能冒名顶替去当新郎呢？他的亲朋好友也都来了吧。”

“啊……是的，是这样。”

“我劝你现在还是回去，想想善后处理事宜吧。说不定新郎也已经去了会场哩。”

“……说得也是。”他等着南继续说下去，但她只是无精打采地重复了一遍“……说得也是”，便垂头丧气地朝门口走去。濂名望着她微驼的后背，觉得心口一阵疼痛，然而实在无可奈何。这时，南突然回过头来，说：“噢……”

“怎么啦？”

“打扰你休息，实在对不起。”

“哪里，我也该起床了。”

“是去上班吗？”

“不，去参加钢琴比赛。”

南想起房间里果然摆着相当高级的三角钢琴，“哦，原来是弹钢琴的。”

① 日本著名相扑运动员，横纲力士。

“哎……”

“参加钢琴比赛……人生各异啊。”

“你说什么？”

“对我来说，举行婚礼时被新郎抛弃，也许这是人生最可怕的日子……”南想说“对于你来说”，但一时想不起对方的名字。

“我叫濂名。”濂名重新自我介绍。

“濂……名？”

“三点水加一个赖，名字的名。”

“对于濂名来说，参加钢琴比赛……也许是一个实现梦想的日子。”

濂名露出也许正是如此的表情，但他没有说出口来。

“再见。”

濂名叫住正要离去的南，问道：“你身上有钱吗？”

南表情诧异地摇摇头。濂名把两张一千日元的钞票伸到她面前，说：“这是出租汽车费。”

“婚礼的地方很近，我刚才就是跑过来的。”

“瞧你这一身打扮，大家会看热闹的。”

7

“……是呀，刚才不顾一切地跑过来，没有在意。谢谢，我一定还你。”

“算了。”

南转身正要离去，又回头说道：“钢琴比赛，祝你成功。”

“……谢谢。”

等南的身影消失到门外以后，濂名长吐一口气，放下心来。这时，闹钟的铃声响了，刚好十点。

“弄得我早起半个小时。”于是濂名打算练一遍钢琴，便坐到钢琴前面。

一个年轻的男人正在弹子球^①店里用手机打电话。他的长相有点女里女气，只有拉碴的胡子才让他有点男人味儿。坐在他旁边玩弹子球的是一个身材苗条的姑娘，皮肤白皙，目光锐利，看上去很机灵。“没人接啊？”她问打电话的男人。

“……啊。”她那台弹子球机一下子中了彩，弹子噼里啪啦接连不断地滚出来。男人把那些弹子放进自己的筐子里，也开始玩起了弹子机。电话还是没人接。

“喔……中了！”三个数字7并列在一起，这是中彩的号码。

咳，算了……他挂断电话。

几天以后，濑名提着在超市买的装有食品的塑料袋回到公寓，只见公寓旁边的篮球场上站着一个女人，穿着鲜艳的超短裙。

“啊……”濑名不由得叫起来。

那女人立刻过来打招呼：“哎呀，你好。”

“……？”濑名一下子想不起来对方是谁。

“呀……你想不起来了？前几天给你添麻烦了。”

“啊……我一时……对不起……你……”濑名记不起对方的名字。

“我是南啊。”

“噢，对。南，朝仓后来怎么样？”

“……呵，我回去一看，他已经来了。”

“还是嘛。”这么说，那天的婚礼顺利举行了。

“是的，他还是来了。”

听南这么一说，濑名微微一笑。南也笑咪咪地说：“你说得对，那一天我幸亏回去了。”

① 又称“扒金窟”，一种日本流行的游艺机。机内有許多洞穴，玩者用操纵杆弹击机中的弹子，如能入穴则会流出大量弹子，可用以换取礼品。

面对着微笑的濑名，南一面加倍奉还微笑，一面却觉得没有话说，便改变了话题：“我名叫南，一结婚，就变成了什么朝仓南……”

“嗯……？”

“你不知道呀？朝仓南。”

“啊，漫画呀。”濑名笑咪咪地说。

“对了。漫画，《接触》。”南也笑咪咪地随声附和。

濑名觉得她有点异样，便有所戒备地问道：“……你在这儿是……”

“噢，我的家就在附近。和狗一起出来散散步。”

“狗……狗在哪里呀？”这附近根本就没有狗。

“刚才放它自由活动。在那边正跑着哩。”这时，果然从远处传来了狗叫声。“啊，那也许就是我的那条狗。”

“嗓门真大呀。”狗在大声吼叫。

“可能正是发情期吧。”

“……”两人话题已尽，只是客气地相对而笑。接着，濑名打算告辞：“……那我就回去了。”

“噢，好，再见。”

濑名回到家里，把食品袋里的东西全部放进冰箱。这时，听见门铃响，他打开门一看，只见南依然笑咪咪地站在门外。

“什么事？”濑名问。

“还你钱……出租车费。”南把两张一千日元的钞票伸到濑名面前。

“哎呀……这就算了，还特地送来。”

“不过，借钱总是要还的嘛。”

“那好。”濑名接过钱，不失时机地道一声“再见”，正要关门，南却用脚顶住门，用恳求的目光看着不知所措的濑名。

“有什么事吗?”

“我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这是我一生唯一的请求。”

“所以我才问你到底是什么事呀?”

“想搬过来,行吗?”

“谁啊?”

“我。”

“想搬到哪儿?”

“这儿。”

“为什么?”濂名哭笑不得。

“为什么?你是问我为什么吧?就是说,你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不行,而是问为什么。”

“你说什么呀?!”

“叫我南。”

“嗯?”

“不能叫‘你’,要叫我‘南’,‘南春夫’^①的南。”

“噢,叫你的名字。”

“濂名,你听我说。”

这时,外面响起汽车喇叭的声音。南说:“是在叫我。”

“什么?”

“行李。”

“行李?”就在濂名注意外面的时候,南趁机哧溜一下钻进屋子里来。

“那你说吧。”濂名无可奈何地说。

① 日本著名歌手(1923—2001),又称三波春夫(“三波”和“南”在日语中同音)。

“为了结婚,我已经退了自己的公寓,而且把所有的存款都交给朝仓,叫他花在婚礼和婚后的新居上。”

“后来呢?”

“他拿着这些钱跑了。现在我身无分文。”

“那你怎么办?”

“我只好暂时赖在原来的公寓里,可是房主说新租客就要搬进来,把我赶出来了。”

“没别的办法吗?”

“别的办法……本来想求朋友帮忙,可是朋友都结婚了,没结婚的也有男朋友,有的只住一间房子。”

外面的汽车喇叭又使劲叫唤起来。南拉开大扇窗户,俯视窗下,叫道:“喂!”

“这些行李,往哪儿搬呀?”搬家公司的司机站在卡车旁边,抬头望着南。

“马上就谈妥。”

濂名对南的回答简直目瞪口呆。

“所以,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把行李搬上卡车,正琢磨着往 11 哪儿搬……”

“你不是说和狗一起出来散步的吗?”

“你的这套屋子的结构是两个人合住的吧?”

“……”这套房子确实是两间房间,另外还有一间宽敞的起居室。

“而且好像也没有女人。”

“说谁呀?”

“噢,不,随便说说而已。”

濂名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

“别这么故意对着我叹气啊……我从那场婚礼以后,不知道

有多少人对我唉声叹气，乡下的奶奶、爷爷，还有母亲，都哭了，连父亲也唉声叹气……”

“既然母亲都哭了，那你为什么不回乡下去呀？”

“啊，你是东京人吧？这你就不明白。乡下就和八墓村^①一样，婚礼上被新郎抛弃的女人在村里受人嫌弃，遭人扔石头，装在桶里吊起来。”

“这是犬神^②家族啊。”

“大姐，看来不会很快谈妥吧。我到附近喝一杯茶去。超时费，一会儿请您付。”司机说。

“什么？还有超时费？”南皱起了眉头。

“一小时一千五百日元。”司机说完离去。

濂名看不过去，便问：“超时费，没钱付吧？”

南苦涩着脸回答：“光为了弄到刚才那二千日元，我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谢谢。”司机高高兴兴地接过钱回去以后，南便开始整理东西，衣服和鞋箱立刻堆满了屋子。濂名只好腾出一个房间让她居住。

12

“不过，我告诉你，这只是暂住。听明白了吗，暂时居住？”

“好的。”

“可要说话算话啊。”濂名又不放心地叮嘱一句。

“知道。只要有那个去处，或者有了钱，或者有了男朋友，我马上就走。其他的你就放心，我对年龄比我小的男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不会勾引你的。”

“我对年龄比我大的女人没有半丝半毫的兴趣，我也不怕。”

“……别说得这么绝对。”南有点不高兴。

① 日本冈山县的地名，因恐怖电影《八墓村》而闻名。

② 日本迷信中的一种狗魂灵，相传能附在人体上害人。